



当代学生 经典必读

Dangdai Xuesheng jingdian Bidu

一生必读的名家杂文

彬彬◎主编

- ◆ 如果你感到了孤独
- ◆ 享受了寂寞
- ◆ 就如同敞开一扇门，打开了一把锁
- ◆ 无数道深情的目光在此交织
- ◆ 无数双手能够在这里紧紧相握

.....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当代学生* 经典必读

Dangdai Xuesheng Jingdian Bixu

一生必读的名家杂文

彬 彬◎主编

- ◆ 如果你感到了孤独
- ◆ 享受了寂寞
- ◆ 就如同敞开一扇门，打开了一把
- ◆ 无数道深情的目光在此交织
- ◆ 无数双手能够在这里紧紧相握

.....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必读的名家杂文/彬彬主编. —呼伦贝尔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5.7

(当代学生经典必读)

ISBN 7-80675-379-6

I. 一… II. 彬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世界 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2412 号

当代学生经典必读

一生必读的名家杂文

主 编 彬 彬

责 编 白 鹭

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社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

电 话 0470-8241422 8241421

邮 编 021008

网 址 WWW.NMWH.COM

印 制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3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75-379-6/I·162
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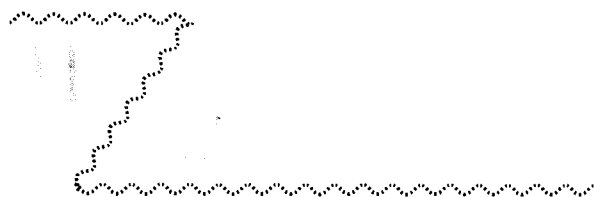
序

当今世界是个知识爆炸、信息泛滥的时代。电视、网络、报刊传播媒体填满现代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今天的中学生，可以花在课外阅读的时间是越来越少，而读书、读优秀的作品、读名家的经典作品，是青少年成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。无论是过去、还是现在、将来，读书作为一种更主动、更理想、更有利于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而获得知识的方式，都不曾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

读书塑造人的品德，读书陶冶人的理想，读书培养人的情操，读书使人成才、使人获得力量。读书成就了历史的所有的伟大人物，也成就了当代世界的亿万富豪、政治明星、知识英雄。青少年朋友不仅应该读好学校里的课本，同样应该读好课外读物，博览群书，广泛涉猎文学名著、散文经典、文学随笔、美文小品、杂文诗歌。不仅要读经典作品，而且要养成经常读书、热爱读书的习惯，它不仅会让青少年朋友获得知识和智慧，而且可以改变人的一生，使你变得更富有才华。历史上的经典作品是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，是一个永远攫取不完的智慧金库，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：“读书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聪慧、演算使人精密、哲理使人深刻、伦理学使人有修养、逻辑修辞使人善辩。总之，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。”

正是秉承这样的宗旨，正是肩负这样的责任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《当代学生经典必读》，希望中学生朋友们能多读书，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，帮助中学生朋友们健康成长，早日成才

编 者



001 / 刘半农	“作揖主义”
005 / 胡适	差不多先生传
007 / 陈西滢	多数与少数
009 / 周作人	哑巴礼赞
012 / 梁实秋	骂人的艺术
017 / 汪北	痛的研究
020 / 林语堂	奉旨不哭不笑
022 / 瞿秋白	狗道主义
025 / 陈望道	长寿运动
026 / 施蛰存	读报心得
028 / 郁达夫	政权和民权
030 / 茅盾	关于“救国”
032 / 萍君	予欲无言
034 / 胡秋原	“中日亲善”颂
036 / 杨藻章	关于排斥异端
039 / 廖沫沙	论妇女救国
041 / 周木斋	夹缝评论
043 / 魏猛克	“大师”

- 045 / 欧阳山 何必多问
- 047 / 杜重远 爱谁的国
- 049 / 柯灵 “玉碎”颂
- 051 / 李平心 孙传芳被刺感言
- 053 / 周钢鸣 贫穷何颂
- 056 / 夏征农 “请用竹纸毛笔”
- 058 / 天水 右手执笔，左手抚头
- 060 / 田家英 从侯方域说起
- 063 / 胡风 “举一个例”
- 066 / 丁玲 三八节有感
- 070 / 萧军 论同志之“爱”与“耐”
- 074 / 闻一多 可怕的冷静
- 077 / 冯至 界限
- 080 / 老舍 傻子
- 081 / 陈桑 立言的失败
- 083 / 臧克家 官
- 086 / 吴晗 论说谎政治
- 089 / 叶圣陶 暴露
- 091 / 丰子恺 口中剿匪记
- 093 / 吴祖光 谈谈戏剧检查
- 096 / 郭沫若 发辩的争论
- 098 / 夏衍 “废名论”存疑
- 100 / 钟惦裴 “何必曰利”
- 102 / 艾青 偶像的话
- 104 / 屠岸 不能漠视的“作风”
- 106 / 恽逸群 平凡的道理
- 109 / 黄裳 论焦大

- 111 / 孔罗荪 套子和圈套
- 113 / 邵燕祥 切不可巴望“好皇帝”
- 115 / 李敖 “敢怒而又敢言”的自由
- 119 / 龙应台 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出气
- 122 / 舒展 处级和尚
- 126 / 廖冰兄 预立遗嘱放言
- 129 / 宋云彬 因纪念鲁迅而想到章太炎
- 131 / 巴金 说真话之四
- 134 / 廖沫沙 《师说》解
- 137 / 陈虞孙 “还我头来！”
- 139 / 黄裳 谈“癖”
- 141 / 吴晗 古人的业余学习
- 143 / 孙犁 谈妒
- 146 / 萧乾 真话万岁
- 148 / 罗竹凤 无刺的蔷薇
- 150 / 黄秋云 借古讽今辩
- 152 / 钟惦柴 “名”的糊涂
- 154 / 虞丹 恇逸群耻为乡愿
- 156 / 谢云 海内何妨存异己
- 159 / 刘征 庄周买水
- 162 / 陈泽群 面子
- 164 / 流沙何 尴尬二十四
- 166 / 黄一龙 希望断想录
- 169 / 柳萌 生命在追求中延伸
- 171 / 弘征 何好事之多磨
- 174 / 戴厚英 人，应该有所畏惧
- 177 / 谌容 活着的滋味

179 / 蒋子龙	真话难说
182 / 冯日乾	流行歌曲创作指南
185 / 魏明伦	雌雄论
188 / 邓刚	谈谈“梦想成真”
190 / 章智明	无“度”不丈夫
193 / 鄢烈山	学术与良心
196 / 王小波	一只特立独行的猪
199 / 焦加	亲自读书



“作揖主义”

刘半农

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，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。红，就是《红楼梦》；老，就是《老子》。这红老之学的主旨，简便些说，就是无论什么事，都听其自然。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？沈先生说：“譬如有人骂我，我们不必还骂：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，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。我们在旁边看看，也很好，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？又如有一只狗，要咬我们，我们不必打它，只是避开了就算；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，自然会互咬起来。所以我们做事，只须抬起了头，向前直进，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，再管什么闲事；这就叫做听其自然，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。”我想这一番话，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像，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。

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，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，不敢实行。现在一想，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，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。我们要办事有成效，假使不实行这主义，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。我们要保存精神，在正当的地方用，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。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：没有消极，就没有积极。既如此，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，造出一个“作揖主义”的新名词来。

“作揖主义”是什么呢？请听我说——

譬如早晨起来，来的第一客，是位前清遗老。他拖了辫子，弯腰曲背走进来，见了我，把眼镜一摘，拱拱手说：“你看！现在是世界

不像世界了：乱臣贼子，遍于国中，欲求天下太平，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二客，是个孔教会会长。他穿了白洋布做的“深衣”，古颜道貌的走进来，向我说：“孔子之道，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。现在我们中国，正是四维不张，国将灭亡的时候；倘不提倡孔教，昌明孔道，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，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三客，是位京官老爷。他衣冠楚楚，一摆一踱的走进来，向我说：“人的根，就是丹田。要讲卫生，就要讲丹田的卫生。要讲丹田的卫生，就要讲静坐。你要晓得，这种内功，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！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四五客，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，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，手携着手同来的。没有见面，便听见一阵“梅郎”“老谭”的声音。见了面，北京的评剧家说：“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，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；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。”上海的评剧家说：“这话说得不错呀！我们中国人。何必要看外国戏；中国戏自有好处，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？你看这篇文章，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；外国戏里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？”他说到“方家”二字，翘了一个大拇指，指着北京的评剧家，随手拿出一张《公言报》递给我看。我一看那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佳哉剧也》四个字，我急忙向两人各作了一个揖，说：“两位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。他未进门，便觉阴风惨惨，阴气逼人，见了面，他说：“鬼之存在，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所居者为‘显界’，鬼所居者，尚别有一界，名‘幽界’。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，是鬼之存在，已无疑义。从实质上去证明他，是搜集种种事实，助以精密之器械，继以正确之试验，可知除显界外，尚有一幽界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



很对很对，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末了一位客，是王敬轩先生。他的说话最多，洋洋洒洒，一连谈了一点多钟。把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八个字，发挥得详尽无遗，异常透彻。我屏息静气听完了，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如此东也一个揖，西也一个揖，把这一班老伯，大叔，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，我仍旧做我的我：要办事，还是办我的事；要有主张，还仍旧是我的主张。这不过忙了两只手，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，不省事得许多么？

何以我要如此呢？

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，官要尊王，革命党要排满；官说革命党是“匪”，革命党说官是“奴”。这样牛头不对马嘴，若是双方辩论起来，便到地老天荒，恐怕大家还都是个“缠夹二先生”，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。所以为官计，不如少说闲话，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。为革命党计，也不如少说闲话；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。这不是一刀两断，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？

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，在实行一方面，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，自己想想，颇觉惭愧。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，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。既是如此，我们感激之余，何妨自贬声价，处于“匪”的地位；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——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——请他处于“官”的地位？自此以后，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匪。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，说什么“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，其狂妄乃出人意表。所垂训于后学者，曰不虚心，曰乱说，曰轻薄，曰破坏。凡此恶德，有一于此，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，而况兼备之耶？”我们看了，非但不还骂，不与他辩，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“乡下人看告示”，奉送他“一篇大道理”五个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来是官，这些话说，本来是“出示晓谕”以下，“右仰通知”以上应有的文章。

到将来，不幸而竟有一天，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：“谢天谢地，现在是好了，洪水猛兽，已一律肃清，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，要用夷变夏，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，”那时候，我们自然无话可说，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，一壁叹气，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；或者竟带这种痛苦，埋人黄土，做蝼蚁们的食料。

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“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”了，那么，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。我说，那时的官老爷，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，却要说：“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，从前陈独秀、胡适之、陶孟和、周启明、唐元期、钱玄同、刘半农诸先生办《新青年》时，自以为得风气之先，其时我的新思想，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。”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又怎么样呢？我想，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，自称老同盟的很多，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。所以我到那时，还是实行“作揖主义”，他们来一个，我就作一个揖，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！”

(1918年)



差不多先生传

胡 适

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？

提起此人，人人皆晓，处处闻名。他姓差，名不多，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。你一定见过他，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。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，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。

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。他有一双眼睛，但看得不很清楚；有两只耳朵，但听得不很分明；有鼻子和嘴，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。他的脑子也不小，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，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。

他常常说：“凡事只要差不多，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？”

他小的时候，他妈叫他去买红糖，他买了白糖回来。他妈骂他，他摇摇头说：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？”

他在学堂的时候，先生问他：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？”他说他是陕西。先生说：“错了。是山西，不是陕西。”他说：“陕西同山西，不是差不多吗？”

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，他也会写，也会算，只是总不会精细。十字常常写成千字，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，常常骂他。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：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，不是差不多吗？”

有一天，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，要搭火车到上海去。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，迟了两分钟，火车已开走了。他白瞪着眼，望着远远



的火车上的煤烟，摇摇头道：“只好明天再走了，今天走同明天走，也还差不多。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。八点三十分开，同八点三十二分开，不是差不多吗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慢慢地走回家，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得了急病，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。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，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，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。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，知道寻错了人，但病急了，身上痛苦，心里焦急，等不得了，心里想道：“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，让他试试看罢。”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，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。不上一点钟，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。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，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活人同死人也差……差……差不多，……凡事只要……差……差……不多……就……好了，……何……何……必……太……太认真呢？”他说完了这句格言，方才绝气了。

他死后，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，想得通；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，不肯算账，不肯计较，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。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，叫他做圆通大师。

他的名誉越传越远，越久越大。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。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。——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。

(1924年6月28日)

多数与少数

陈西滢

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。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。可是，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。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，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。可是，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，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。

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己的论调的，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，有人居然肯冒众怒出来说几句冷话，只要他是有诚意的，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，不管他说的对不对。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。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，实在未免过于不伦不类，在中国的外国人，因为他们始终“什么都学不到，什么都忘不了”，自然这样的想。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，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。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，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，还要以“袁许”自负——希望我做文章，所以用激将法——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。

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。中国的大兵，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，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，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。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，那么，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枪、毒气炮相搏，就完全牺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。

可是，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就什么都逆来顺受。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，我们不妨据理力争，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。我们



固然不宜宣战，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，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是宣战。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，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，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，而是全国的义愤。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，普通民众，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。

总之，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，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，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。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。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，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，你尽可理直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，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，你如缩缩颈的跑了，或是对他作一个揖，说他打得不大得当，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，也许要尊你一声“死猪”呢。

有人说，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。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，大家一声也不响，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，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。这话是很对的。可是，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，现在就不抵抗外人。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，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，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。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，也要有同种的愤慨，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。

(1925年6月26日)

哑巴礼赞

周作人

俗语云，“哑巴吃黄连”，谓有苦说不出也。但又云，“黄连树下弹琴”，则苦中作乐，亦是常有的事，哑巴虽苦于说不出话，盖亦自有其乐，或者且在吾辈有嘴巴人之上，未可知也。

普通把哑巴当作残废之一，与一足或无目等视，这是很不公平的事。哑巴的嘴既没有残，也没有废，他只是不说话罢了。说文云，“喑，不能言病也。”就是照许君所说，不能言是一种病，但这并不是一种要紧的病，于嘴的大体用处没有多大损伤。查嘴的用处大约是这几种：（一）吃饭，（二）接吻，（三）说话。哑巴的嘴原是好好的，既不是缺少舌尖，也并不是上下唇连成一片，那么他如要吃喝，无论番菜或是“华餐”，都可以尽量受用，决没有半点不便，所以哑巴于个人的荣卫上毫无障碍，这是可以断言的。至于接吻呢？既如上述可以自由饮啖的嘴，在这件工作当然也无问题，因为如荷兰威耳德（Van de Vetde Velde）医生在《圆满的结婚》第八章所说，接吻的种种大都以香味触三者为限，于声别无关系，可见哑巴不说话之绝不妨事了。归根结蒂，哑巴的所谓病还只是在“不能言”这一点上。据我看来，这实在也不失紧要。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，试看两间林林总总，一切有情，莫不自遂其生，各尽其性，何曾说一句话。古人云“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，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。”可怜这些畜生，辛辛苦苦，学了几句人家的口头语，结果还是本来的鸟兽，多被圣人奚落一番，真是何苦来。从前四只眼睛的仓颉先生无中生有地造文字，害